

T 天 · 地 · 人叢書
IAN · DI · REN CONGSHU

烈士 不是傻瓜

陳德權 蕭賽 著

四川省通俗文藝研究會 編

香江出版有限公司

天 · 地 · 人 叢 書

· 影視話本 ·

烈士不是傻瓜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陳德權 蕭 賽 著

香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

天·地·人叢書
烈士不是傻瓜

著 者 陳德權
執行編輯 林潤洪
特約編輯 李伍丁
裝幀設計 盛寄萍

出 版 者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十四號僑興大廈四字樓 C 座
印 刷 者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
版 次 二〇〇〇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定 價 港幣二十元

國際書號 ISBN962 - 301 - 508 - 9
©2000 香港出版有限公司

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、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，迎接西部大開發文化大建設的歷史小說與同名電視劇。

前 言

——調寄[鷓鴣天]·立主題詞

陳德權·蕭 賽合著

誰個頭顱值千金？
斷臂殘肢領賞銀？
誰是人間傻瓜蛋？
誰是天下聰明人？
有爭論，鳴不平！
誰敢如此過一生？
流芳遺臭身後事，
誰說青史無定評？

章 回 表

前 言	1
第 一 章 恍惚道人	2
第 二 章 祿蠹舉子	18
第 三 章 裝怪秀才	33
第 四 章 同盟會友	47
第 五 章 走方郎中	63
第 六 章 誰是傻瓜	80
第 七 章 民團砲手	97
第 八 章 義軍司令	113
第 九 章 城下敗將	130
第 十 章 無頭烈士	146
第十一章 巾幗英雄	164
尾 聲	181
一言難盡！后記	183

人 物 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□吳玉章：同盟會。 | △黃明山：岳丈。 | △曾行長：同盟會。 |
| ○溫朝鍾：烈士。 | △黃 母：岳母。 | △榮 笠：省主考。 |
| □溫秀容：其父。 | ○黃玉山：堂兄。 | □王熾昌：黔江縣令。 |
| △溫 母：其母。 | □王國珍：把總。 | □曾吉之：黔江把總。 |
| △珍 松：其女。 | ○王克明：其子。 | △蒼老頭：黔江刑房。 |
| △芙 蓮：其女。 | ○冷三爺：鐵匠。 | △錢 大：黔江衙吏。 |
| ○黃 婉：其妻。 | △關中王：拳師。 | △錢 仁：黔江衙吏。 |
| ○雪 蘭：丫頭。 | △唐 信：民兵。 | △施靜平：酉陽縣令。 |
| □溫家豐：族長。 | △唐 義：民兵。 | △施靜安：酉陽把總。 |
| ○溫百川：其叔。 | △謝 強：馬夫。 | □史 恭：彭水守將。 |
| △大丫頭：溫百川家。 | △馮老板：成都同盟會。 | △奕 豪：秀山守將。 |
| □黃仲笙：舉人。 | △洪經理：同盟會。 | △謝國臣：保鏢。 |
| △黃敬齋：妻祖。 | △郭校長：同盟會。 | |

○領銜主演 □主演 △配演

第一章 恍惚道人

光緒皇帝二十三年(公元 1898 年),歲次戊戌,農曆九月二十一日,慈禧太后突然搞了一次聞名中外、震動朝野的“戊戌政變”,維新黨領頭的康有為、梁啟超逃往日本,太后老佛爺下詔,將維新黨人譚嗣同、楊銳、劉光弟、康廣仁、楊琛秀、林旭六名犯官,綁赴北京菜市口刑場砍掉了腦袋。

全國吃驚得最大的是四川,因為在六名犯官內,其中有兩名都是四川人,楊銳的家鄉在綿竹縣,劉光弟的家鄉在富順縣,這兩縣又特別地吃驚,倘若沾親帶故,有些來往關係,一旦說不清楚,那是要抄斬滿門、誅連九族的事呀!

那陣子,四川省的各州府縣,從北京城傳來了這一轟動的特大事件,在大街小巷,茶坊酒店,市民們議論紛紛,一知半解地各說不一。但大多數人都明白利害,都順着太后老佛爺的口吻,把那六名被砍頭的犯官罵得來狗血淋頭,十惡不赦,不該變法,罪有應得。倘若誰要是順着光緒皇帝的口吻,說那六個人是施行新政,振興中國,那就當心捉往官府,定個維新亂黨罪名,就地正法。

這個驚人消息,傳到了下川東與湖南、湖北省聯界的黔江小縣,它與各地一樣,議論鼎沸。當地溫家大族,族中

有個渾身長滿烟膘、外表浮腫、平日愛提籠溜鳥、茶館進、酒館出，當然常泡烟館，年約二十五歲的紈袴子弟溫百川。

他讀過一點書，但不通泰，花錢在本縣捐了一名監生，對政局時事也愛說上幾句，方顯得他是三學中的人士！而他却懂得當代潮流的大勢所趨，甚麼話該說，甚麼話不該說，說話必須挑好的話說，不好的話不能說。這天，溫百川在烟館過飽了癮，離開茶館、下酒館之前，對北京被砍頭的那六名犯官，他必須當眾發表幾句高見，順乎大流地、不關痛癢地罵道：“那六個大傻瓜！以下犯上，罪不容誅。還是太后老佛爺聖明，多殺幾個亂臣賊子，天下就太平了！”

“溫監生說得對！在理，在理。”茶客中也有幾個人隨聲附和他，他聽了怪高興！

恰好有一群年怪人，路過“黔江茶館”的門外，他們都是既沒有花錢捐監，又沒有趕考秀才，是本縣的一批有些小名氣、豪放不羈的白丁。內中有兩個年輕人，一個名叫黃玉山，一個名叫王克明，他們拍着一個年輕人的肩膀，他身穿黑布棉襖、腳扎黑布棉袴、口中啃着甘蔗、兩隻流星般的眼睛正掃射着溫百川的背影，聽他二人譏笑監生：“喂，瞧瞧，你家的堂叔、溫監生老爺又在胡說八道！你沒有聽見麼？”

那年輕人長得身材魁梧，揚眉俊眼，談吐豪爽，神態灑脫，戊戌年剛剛滿二十一歲，讀的書比四十二歲的人還多，他正是溫家大族中、溫百川的堂侄溫朝鐘。只向玉山、克明當眾評價了他堂叔兩句：“他懂甚麼？屁話連篇！”

恰好溫監生正聽見他堂侄在背後罵他的、慣熟的聲音；心中不禁愠怒，脹紅着臉回頭觀看，打算把他堂侄叫

住，當衆訓他一頓；誰知溫朝鐘却啃着甘蔗，揚長而去，帶走了那群年輕人嘻嘻哈哈的嘲笑聲！

百川無奈，只好冲着他們的背影，罵了一聲：“白丁！”

四川盆地離北京太遠了，山峽夔門隔斷了外來的消息，黔江小縣地處川東邊境，酉（陽）、秀（山）、黔（江）、彭（水）封鎖住小城的春秋。後代史家標名為“戊戌變法”、“百日維新”的政治内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別說溫監生一竅不通，一無所知；就連溫朝鐘飽讀詩書、歷史豐富，他也無法全知朝廷大事，清宮秘聞。

但朝鐘却大有驚人之處！他在書攤子上只看書、不買書，攤販討厭他，哂落他；“看書不買書，是個守財奴；看書不花錢，不能中狀元！”朝鐘笑道：“你那些書的內容我全知道，重要處全背得。還花錢買回去幹啥？”攤販不信，翻書考他，他果然講得頭頭是道，重要處真背得！書攤上的過路人見他過目成誦，驚為奇才，說他倘若趕考，高中定然有望！朝鐘笑道：“讀書只為明大義，文章不用換錦袍！”

好在朝鐘自幼兒就明白——從鴉片戰爭辱國喪權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連年簽定賣國條約，內憂外患，貪污腐敗，窮奢極欲，國庫空虛，致使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，罪魁禍首正是慈禧太后那個老妖婆！

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黔江縣這一批有學問、而沒有功名的、年輕的“白丁”，之所以愛在一起群聚，那就是他們之間都有一種共感：“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”在沒有外來的陌生人夾雜其間的時候，他們都能敞開胸懷，各抒己見，議論天下大事。雖然還不能說把世界各國列強的勾心鬭角。把清庭王公大臣的互相傾軋，分析得來十分透徹，但在太后的舊黨和皇帝的新黨之間的矛盾，越來越暴露

下，他們在分正邪、辨忠奸、明是非中，却是十拿九穩；至於評論黔江縣令王熾昌的施政得失，更是身臨其境，說得入木三分。

他們議論國事，評價朝政縣政，並不出沒在縣裏鬧熱區的“黔江茶館”，而是在背街小巷、鄉鎮野店的小茶館、小酒館，能背開官家耳目的清靜地方，才肯暢所欲言。在他們衆人中，大家都很服黃玉山與王克明的高見，却更佩服才華出衆、論斷驚人的溫朝鐘，都以他馬首是瞻。

有時候，他們的意見不同，看法分歧，也爭論得來面紅耳赤，互不相讓；但是從來不傷友情，不損和氣，誰講得最有理，最後都能服從。有時候，誰的論調激昂慷慨，說過火，違犯上禁，却没有一個人私下跑去向官府密報，邀功領賞，因為他們同是生長在小城的故鄉人，彼此的身家，性情都很了解，都很信任，朝鐘與玉山、克明在孩提垂髫負書時期，就是私塾的好同學，長成之後，大家都深知一個個盡都是有血性、有骨氣、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憂國憂民的、堂堂七尺的男子漢！對比起那些個日嫖夜賭、抽鴉片的紈袴子弟，真有天淵之別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時逢戊戌年北京城殺新黨，兩個名流逃日本，六個犯官砍腦袋，如此驚心動魄的國事變故，擺在黔江小縣這一群年輕的“白丁”面前，他們焉有不談之理？那天，溫朝鐘、黃玉山、王國珍和十來個好朋友，不約而同，路過“黔江茶館”，直奔北門外約兩里之遙的“黔江鎮”，到一家小茶館帶小面館，專門賣冷單碗，說餓了可以吃，吃飽了可以說，沒有掛“休談國事”牌子的老地方。

開店的老兩口都是文盲，寒場天沒有客人上坐，對這群老買主更加殷勤，哪裏懂得讀書人談國事講些甚麼？有無甚麼犯上的禁語？而這群年輕“白丁”，對那場“戊戌政

變”，也正處於疑雲重重，疑團累累的困惑當中？他們哪能知道書生之見的譚嗣同冒死夜訪老奸巨滑的袁世凱，策劃兵諫慈禧太后，而被袁世凱出賣了。他們哪裏知道光緒皇帝已被慈禧太后閃禁在瀛臺，與外界完全斷絕了關係。他們哪裏知道珍妃已被慈禧太后處死在宮人井中……紫禁城牆高千尺，宮庭中的陰謀詭搗傳不到西南邊陲的黔江縣來！

因此，他們只知道清庭新舊黨之爭，太后黨勝利了，皇帝黨失敗了。却不能解釋為甚麼守舊會勝利？維新會失敗？為甚麼大清江山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；而母子之間權力之爭就會鬧到如此嚴重的地步？為甚麼維新變法縱然政見不同，御前會議也可以解決嘛，何苦要將衆望所歸的杰出人才逼走日本，要叫四品章京的內閣大臣人頭落地呢？……他們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，百思難解，找尋不出救國的答案？

最後，聰明的溫朝鐘也只能作出違禁的預言：“依我看呀！自從清兵入關，明朝滅亡，至今統治中國快三百年，目前自相殘殺，大數已盡，清王朝快垮臺，也是命中注定。我只擔心列強再來瓜分中國，我輩怎麼能心甘情願地當亡國奴呢？”

黃玉山也說了違禁的話：“我想還不至於如此。中國地大人多，幾千年來揭竿而起，有的是奇男子、大丈夫！”

王克明也說過違禁的話：“投筆從戎有的是人！譚嗣同他們只會讀書，不會打仗，終遭殺身之禍，連康有為、梁啟超也沒有看清楚光緒皇帝懦弱無能，不能保他，就別保他！”

溫朝鐘畢竟是年輕的讀書人，不是天生下來就是先知先覺的大聖大賢、英雄豪傑。昨天夜晚，他還在家裏小

書房深思冥想，苦悶彷徨，百無聊奈當中，取出了一方黃蠟凍，信手刻了一方閑章，自稱“恍惚道人”。

今天上午，黃玉山、王克明前來約他出門，在書房瞧見了那方閑章。玉山嘆道：“朝鐘兄爲甚麼如此消極？在國家多事之秋，居然‘恍惚’起來了！”

克明也笑話他：“如果兄臺自稱‘恍惚道人’，那小弟和玉山就該叫‘空空道士’與‘渺渺真人’了！”

朝鐘紅着臉回答他們：“不是我愛消極。我只恨我自己不生長在北京，不能參加風雲際會，不能目睹歷史變遷，二十一年來久居這黔江小縣，活象井底之蛙，坐井觀天，久而久之，習以爲常，便成了麻木不仁，‘恍恍惚惚’，再這樣死沉沉生活下去，浪擲青春，等閑白頭，如何得了呀！”

真要弄清“戊戌政變”究竟是怎麼一回了？還全靠溫家突然來了位近親——朝鐘的父親、儒醫溫秀容的姨侄兒子，從北京逃回來，躲到姨爹家裏，綿竹縣的年輕舉人黃仲笙。

黃仲笙正是戊戌年被斬首的犯官同鄉人楊銳的直係門徒。楊銳在綿竹縣，居住在小西街，楊、黃兩家既是同鄉，又是世交，黃家把兒子黃仲笙送去拜師，楊銳便收下了這個學生。仲笙跟楊老師學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學做八股文章，還學書記。楊銳的書法寫得非常秀氣，光緒皇帝曾經聖命他寫過制錢的“光緒通寶”；黃仲笙的書法寫得十分蒼勁，綿竹縣的許多楹聯、匾額都是請他題的。

後來，楊銳奉詔進宮，擢升四品章京，等同內閣大臣，在康、梁主持下，鋪佐光緒，維新變法。黃仲笙鄉試考中秀才，省試考中舉人。一個縣城出了四品章京與舉人老爺，

師徒滿門風光報盛！黃舉人爲了要求功名，進京報到保和殿考進士，一旦御筆欽點成前三名，考中了狀元、探花、榜眼三鼎甲，當上了天子門生，上任爲官，放缺至少是知府、縣令，入宮自然是翰林院編修之職，從今後一生富貴，不可以言語形容。

他便追隨老師楊銳，同住四川會館的上官房，隔壁結鄰，正好請教。楊銳每天要五鼓上朝隨班理事，有時留宿宮中，伴駕處理朝政；黃舉人每天要留在會館攻讀詩書，或到北京名園勝景以文會友，日子都過得既忙、又舒暢，都是前程似錦，光芒萬丈！

有時候，在會館，師徒品茶，對坐談論，黃仲笙只向老師請教八股文章，爭取名登金榜，候缺當官，很少過問維新變法之事；楊銳見他不是憂國憂民的此道中人，何況有些是國家的機密大事，也就很少向他談論變法維新。

戊戌年，政變的這一天，連光緒皇帝都被蒙在鼓裏，袁世凱倒戈的兵馬早就從天津進駐北京了，太后老佛爺要收拾維新黨人那幾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易如反掌，好象“罈子裏捉烏龜”，手到擒拿。

黃舉人在會館吃過早點，順手夾了本《韓昌黎文集》，向着老師楊銳的窗戶，站在門外告了一聲假，楊銳正在室內辦理朝中公文，鼻音裏只“唔”了一聲，表示知道罷了。仲笙抬頭但見秋高氣爽，天氣晴朗，便各自離開四川公館，僱了一輛馬車，到陶然亭以文會友去了。

在陶然亭，一批留京攻讀等候殿試、或追隨過康、梁門下的舉子，正聚會聯誼，談詩論文、作畫講書、飲酒品茗，直到太陽偏西，大家愜意之際，忽然下人汗流滿面，跑步前來報警——說大事不好了！清兵正在北京九城門內外抓人，據傳說譚嗣同的家被抄了，有人親眼看見劉光第

被押入刑部大堂……衆位舉人老爺，聞聽兇信，嚇得落魂喪膽，登時作鳥獸散。

黃舉人嚇得來心驚肉跳，急忙離開了陶然亭，火速僱輛馬車，趕回四川會館，胡同口下了車，縮頭縮腦地溜到會館門外，混在人叢當中，偷看持槍清兵包圍了會館，把守大門，不一會兒，他親眼目睹老師楊銳，已被五花大綁，押上囚車，如飛而去！會館門外仍未撤走守兵，只準進、不準出，進出搜查盤問會館裏有嫌疑的人。

黃仲笙哪裏敢進會館去取走自己的東西，慌忙溜開，奔向錢莊，趕快提走駐京存款，另找一家小旅館，化名登記，住了兩天，打探下落？一直等到了第三天，刑部大堂在九城門張貼出殺人告示，他擠在萬人空巷的人叢當中，在菜市口刑場旁，親眼目睹了處斬那六名犯官，有他老師楊銳在內，他本想買口棺材收殮身首異處的楊銳，聊報老師恩重如山，但他害怕查出他同楊銳那般親密，把他也抓去明正典刑，於是不敢出面，只好遙望刑場灑淚而別！

目擊“戊戌政變”殺人收場之後，黃仲笙趕快混出北京，晝夜兼程，逃回綿竹，躲在家裏，不敢出門。而黃舉人在綿竹小城名氣太大，他未逃回之前，家鄉人早議論他，逃回之後，外面的風言風語更多，而縣衙門除監視小西街楊銳家屬之外，並未奉到北京搜捕維新餘黨的公文，更未指名要抓黃舉人歸案，但弄得舉人府內全家枕席難安，疑神疑鬼，惶惶不可終日！

於是，黃家人才想出一個萬全之策，請舉人乘晚間不備，改裝混出綿竹縣城，星夜逃往黔江縣去，藏在至親外姨爹溫秀容家裏，暫時躲避，遠在千里之外，萬無一失，待等風平浪靜，然後再回綿竹。

黔江縣溫家的姨爹、姨媽，接待着姨侄兒黃仲笙舉人，對這位寅夜前來投奔的不速之客，滿懷憂心忡忡，溫家當然已經知道北京“戊戌政變”，四川綿竹出了個砍頭的楊銳，久聞他正是黃家姨侄兒的恩師，溫家人早已在茶餘飯後，私下議論過黃仲笙了，倒是溫朝鐘對他的這位姨表哥很感興趣，知他長住北京，與楊銳很接近，風聞他已回綿竹，恨不得見他一面，問清楚“戊戌政變”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但他父母警告朝鐘，不準他寫信到綿竹姨爹家去問他表哥，害怕有所牽連，惹火燒身！如今表哥來了，正好向他請教。

他的父母雖然心有餘悸，但侄兒來投奔，不能拒之門外。而溫家的姨媽與黃家的姨媽雖是同胞姐妹，但誰不畏懼太后老佛爺倘若下詔，在全國各省、各州府縣捉拿維新餘黨，一旦查出溫家窩藏亂臣賊子，與該犯同罪，那還了得！事到臨危，誰敢顧誰？

所以，溫秀容的妻子私下問她丈夫：“你想想。是否把仲笙侄兒別留在我家住，另外安排在城外的小旅館，隱姓埋名，躲過一時，如何？”

溫朝鐘也在座，反對他母親：“媽媽怎麼能這樣說呢？黃家大姨媽是媽媽的親姐姐，仲笙表哥正在難中，怎麼能把他暴露在小旅館裏呢？萬一有個閃失，我家怎麼好向黃家交差？”

“別忙。等我問清楚了仲笙，再作道理。”

溫秀容畢竟是讀過書的儒醫，第二天，早飯後，當着妻子、兒子的面，他開始輕言細語地問起了黃仲笙：“賢侄在北京與楊銳同住在四川會館，朝夕相處，你們又是多年的師生，他在‘維新變法’中，究竟跟你說過些甚麼？你又跟他作過些甚麼？你我是至親處，但說無妨。”

黃舉人立刻就明白他姨爹“審問”他的用意，心中有些懊惱，但不露於形色，款款回答：“侄兒與楊銳的確有多年的、同鄉的師生的關係，但只是請教他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八股文章，無非是想會進殿翰、報效皇家而已。侄兒赴京趕考，等候殿試，留京攻讀，繼續向他請教，的確跟他同住四川會館，長期結鄰相處，也無非是圖個中狀元，大魁天下，獨站鰲頭，光宗耀祖，改換門庭，不僅黃門幸了，親友臉上也有光彩！我同他、他同我、很少談論變法維新的事，成天他上他的朝，我讀我的書，從來沒有沾染過他們以下犯上的事！”

姨媽半信半疑從旁插話：“賢侄講的果然是真話嗎？”

黃舉人憤怒的指天劃地，賭咒發誓：“姨媽以為我說假話麼？倘若我真是維新黨，那我早就請老師楊銳推薦我，到內庭去應職，撈個官裏的官當了！北京抓新黨，抓得那樣利害，也沒有抓到我的頭上；回到綿竹，縣衙門也沒有逮捕我歸案，這不就明擺着我不是維新黨嗎？姨爹府上如果不便居住，猶恐有牽連，那我就回綿竹去。”

朝鐘見他起身欲走，連忙擋住：“表哥不能走！不管你是不是維新黨，楊銳是你的老師，此來黔江，清靜幾天，以免在綿竹樹大招風，遭人物議，必然就有嫌疑，出去冒風險、遭冤枉、不劃算！就留在我家，等風聲平靜，再回綿竹，以免錯殺無辜！”

姨爹也勸阻：“你表弟說得對。主要是在我家安排妥當，把後樓打掃乾淨，委屈賢侄躲在樓上，送上菜飯，讀些詩書，白天無事不要下樓。”

姨媽也點頭說對，立刻派鐘兒帶着下人打掃後樓，設置牀帳，等舉人上樓後，便將樓門鎖了。並且招呼家中上下人等，對外不準說家裏來了親戚、客人。仲笙見溫家挽